

描述的完全是一匹真正的汗血宝马参与作战的客观情况。至于这匹汗血宝马究竟是由中亚国家贡献而来，还是由“冀北野”地区繁育而来，目前尚无据以论定的任何史料。

综上所述，在东汉及之后文献中所记载、古诗中所描述汗血宝马参与作战的情况，有的显然是信史，而有的则明显缺乏可信性。既使成为信史的资料，也不可能成为一些专家有关西汉时汗血宝马一入汉就上战场作战说法的依据。

第五节 2000年之前国内外对汗血宝马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局限

从汉武帝时汗血宝马进入中国直至今日，国内外学者关注汗血宝马问题的倾向性情况，明显表现为各具特点的三个阶段，即从汉武帝时至明末，为记述汗血宝马问题阶段；清初至1999年底，为初步研究汗血宝马问题阶段；2000年至今，为汗血宝马重现与进一步探索阶段。在从清初至1999年底的初步研究汗血宝马问题阶段，国内外学者曾有部分成果相继面世，但数量很少，局限性较大，未能全面揭示汗血宝马诸问题的本质。

一、国内学者的主要成果

自西汉以来，中国人总是对汗血宝马存在着好奇心，总是关心着它的东来及其在中国的生活情况。从司马迁开始，很多中国人都曾对汗血宝马进行过记述、吟咏和描绘、刻石，而且还就汗血宝马“汗血”原因等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古代学者对汗血宝马诸问题尤其“汗血”原因问题的探讨，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尚无法下断语。不过，据作者所见，为时较早者当属清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渥洼马辩》了。此后，虽然仍有研究成果面世，但数量很少。这里仅就清代至1999年间主要成果予以简介。

（一）清祁韵士《渥洼马辩》

《渥洼马辩》是清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中的一篇专门记述汗血宝马问题的文章。文章对宝马“汗血”原因作了如下解释：“今哈密、吐鲁番一带，夏热甚，蚊蠓极大，往往马被其吮噬，血随汗出，此人人所共见，当即所谓汗血者也。”^①

若对上述说法进行分析，即可看出祁氏对汉代以来有关大宛宝马“汗血”的原因亦即“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在辨正宝马“汗血”原因时，根据当时哈密、吐鲁番地区夏季很热的时候，蚊蠓吮噬马匹后，马匹皮肤流血情况，认为“汗血”是由于蚊蠓吮噬所致，并非其他原因。不过，此说在当时和以后，并未能得到人们的认同。

（二）清徐珂《布鲁特贡马》

《布鲁特贡马》是清徐珂所编撰《清稗类钞》中一段有关布鲁特^②马汗血情况的记述，其全文如下：“布鲁特例至伊犁进马，每年夏秋，将军赴察哈尔、厄鲁特游牧，查孳生牲畜。其马群扣限取孳，照三年一均齐之例办理。马之善走者，前肩及脊，或有小痂，破则出血，土人谓之伤气，凡有此者多健马。故古以为良马之征，非汗如血也。”^③

以上记述，主要讲了三层意思：一是简要记述了布鲁特人向清朝贡马的制度及有关情况；二是记述了布鲁特人所贡汗血宝马“汗血”的特点；三是指出了布鲁特马所“汗”之“血”是真正的“血”，而不是“汗”。从以上三层意思看，《布鲁特贡马》对汗血宝马的“汗血”特点作了新的探索和解释。

（三）于景让“副丝虫”致病说

据郑小红《找寻汗血宝马》一文报道：20世纪70年代，台湾微生物学家于景让“认为汗血马是因为一种叫副丝虫的寄生虫寄生于马的皮

^①（清）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12《渥洼马辩》，《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第102册，1990年，第558页。

^②《辞海》缩印本“布鲁特”条说，布鲁特，是清代对柯尔克孜族的称谓。布鲁特清代时分东、西两部，东部主要分布于西部天山北麓，西部主要分布于喀什噶尔（今喀什市）西北，乾隆时内属。

^③（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朝贡类·布鲁特贡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12页。

下，形成硬结，马匹活动时，体温升高，虫子钻出，形成出血”^①。

于景让在汗血宝马“汗血”原因研究中取得了新的进展，其中主要是将引起宝马“汗血”的寄生虫论断为“副丝虫”。这显然是对德效骞“寄生虫致病”说的一种发展，因此在汗血宝马“汗血”原因研究中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四）侯丕勋《“汗血马”诸问题考述》和《汗血马与丝绸之路》

本书作者1988年发表的《“汗血马”诸问题考述》和1995年发表的《汗血马与丝绸之路》，是国内最早较为系统研究汗血宝马诸问题的两篇论文。

《“汗血马”诸问题考述》一文，主要探讨了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汗血马‘汗血’之谜”。根据布尔努瓦《丝绸之路》一书中寄生虫钻入马的皮内引起“往外渗血的小包”之说，作者认为“汗血”现象“实质上是马患的一种流着浸湿与沫状血的皮肤病”。二是“汗血马称‘天马’的由来”。经过对有关资料的辨析，作者认为：“大宛人‘其先天马子也’的民间传说，分明是汗血马被称‘天马’之源，而汉武帝《天马之歌》中‘天马来兮从西极’的歌词，无疑是汗血马被称‘天马’之流了”。三是“汗血马产地的变化”。根据有关记载认为，汗血宝马始产于大宛国贰师城及其附近地区，到了西汉之后，产地便逐渐扩大到原大宛国西北、西南和东部地区，当汗血宝马东入中原后，古代长安、洛阳等地也都成了汗血宝马的繁育之地。四是“汉武帝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主要原因”。众多资料表明，汉武帝以武力索取汗血马，在“实质上是为了巩固四夷臣服和汉王朝强大的文治武功”^②。在本著作中，作者已修正了“汉武帝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提法。至于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两次伐宛的根本原因，拙著在第二章第二节中重新论断为“为巩固四夷臣服和西汉‘威德’”。

《汗血马与丝绸之路》一文，首先探讨了汗血马的来源，认为最初的汗血马是由野生的优良公马与民间母马共同繁殖而来；其次，探讨了汗血马的生理特征，认为汗血马的生理特征是毛色多样，有的生长着肉

^① 郑小红：《找寻汗血宝马》，中新社，广州2001年11月17日电。

^② 侯丕勋：《“汗血马”诸问题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第237—242页。

角，能够听懂人的话，颇有灵性，并能按音乐节拍和鼓点跳舞，个大、体壮，蹄坚利，且能“日行千里”。^①

（五）楼毅生《天马》

楼毅生《天马》一文，主要依据汉代有关资料，概述了当时的汗血宝马问题，但文中一些提法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如在述及李广利伐宛战争时指出：这次以夺取马为直接目的战争的胜利，“扩大了汉在西域各国中的声威”，良马的输入，“大体说来，对于内地马种改良和养马事业是有好处的”。又指出：据“有学者考证，现在的中亚土库曼马，有一种寄生虫寄生于马的前肩膊与项背皮下组织里，寄生处皮肤隆起，马奔跑时，血管张大，寄生处创口张开，血即流出”。同时，还根据1981年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侧出土的一尊鎏金铜马情况指出：“与现代良马相比，茂陵鎏金铜马与中亚土库曼的阿哈尔捷金马最为近似，所以天马与阿哈尔捷金马可能属于同一基本血统来源。”^②

二、国外学者的主要成果

汗血宝马的主要故乡是古代大宛国，而使其声名远播者则是中国古代史籍的记载。汗血宝马的神奇怪异现象，不仅吸引古今中国人持续不断的探索，而且使不少国外学者也产生了探索的浓厚兴趣。美国德效騫、法国吕斯·布尔努瓦和日本清水隼人等是在我国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所汗血宝马问题的学者。有一伊朗学者，也对汗血宝马问题进行过一定研究，现将国外学者2000年之前的主要成果予以简介。

（一）德效騫《班固所修前汉书》

德效騫^③的《班固所修前汉书》，是一部专门研究班固所修《汉书》的著作，其中涉及了《汉书》所记载汗血宝马及其“汗血”原因等问题。据现在所知，德效騫是“寄生虫致病”说的首倡者。对此，《北京青年报》作了如下报道：“德效騫在《班固所修前汉书》一书中解释：说穿了，（汗血宝马“汗血”）这只不过是马病所致，即一种钻入马皮

① 侯丕勋：《汗血马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1995年第3期，第53—54页。

② 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49页。

③ 德效騫，美国汉学家，他两次来华，曾翻译班固《汉书》，后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

内的寄生虫，这种寄生虫尤其喜欢寄生于马的臀部和背部，马皮在两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往外渗血的小包。”^①

德效骞以上所说，首先明确指出了汗血宝马“汗血”是由“马病所致”；其次又进一步指出：“马病”是由“钻入马皮内的寄生虫”所引起，即第一个提出了“寄生虫致病”说；第三，指出了“寄生虫致病”速度很快，即在“两个小时之内”马就染上了寄生虫病。

“寄生虫致病”说，在汗血宝马“汗血”原因研究中具有重要创新意义。这就是说，德效骞是以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中马匹的病理学知识研究汗血宝马“汗血”原因的，从而取得了重要突破，因此是前无古人的。后来，法国人布尔努瓦通过《丝绸之路》一书，将德效骞的“寄生虫致病”说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国家。

（二）吕斯·布尔努瓦笔下的汗血宝马

吕斯·布尔努瓦夫人，生于1931年，是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丝路问题研究专家。她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前身），1972年在巴黎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1950年后中国与尼泊尔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答辩。此后，她进入国立科研中心的喜马拉雅地区环境、社会和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她是法国少有的几位研究中亚和南亚经济贸易史的专家之一。她于1963年出版了一本综合论著《丝绸之路》。书中既使用了丰富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波斯及古代中国资料，又使用了近现代各国学者的论著，特别是对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重点研究的是丝路的概况和丝绸贸易史。这是法国出版的第一本真正科学的具有严格限定意义的丝路专著。此书在问世后的三十多年间，其法文本先后修订三次重版，又陆续被译成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日文等文本出版。^②该书所论及汗血宝马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指出了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目睹了汗血宝马。她说：张骞一行，西走数十日，到达了大宛。这些汉族军官在大宛国时尤其被骠勇骏马所吸引。又说：张骞当时可能听说过这些马匹，也可能在匈奴

^① 《中国还有汗血宝马吗？》，《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3日。

^② 参见耿昇：《丝绸之路与法国学者的研究》，[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译本序言，第6—7页。

人相毗邻的月氏人中发现过这类骏马。布尔努瓦的话表明，张骞要么在匈奴中或月氏中，要么在大宛国中见过汗血宝马。总之，张骞是汉朝在西域第一个发现汗血宝马的人。

第二，重申了有关汗血宝马“汗血”奥秘的见解。她说：“至于‘汗血’一词，其意是指这些马匹的特点，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一直是西方人一种百思不解之谜。近代才有人对此作出了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说穿了，这不过是简单地指一种马病，即一种钻入皮内的寄生虫。这种寄生虫尤其喜欢寄生于马的臀部和背部，在两小时之内就会出现往外渗血的小包，‘汗血马’一词即由此而来。”有关汗血宝马“汗血”奥秘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此说来自美国德效骞的《班固所修前汉书》一书^①。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一书，在世界范围内把德效骞的见解传播开了。

第三，简要介绍了西方人探究汗血宝马“汗血”原因的情况。《丝绸之路》说：关于汗血宝马的“汗血”问题，对西方人来说是一种百思不解之谜，所以在19至20世纪，许多旅行家们都在伊犁河流域和中国新疆目睹染有这种“汗血”病的马匹，这种疾病蔓延到这一地区的各种马匹。布尔努瓦之说，主要说明了四点：一是说西方“许多旅行家们”都曾在19至20世纪考察汗血宝马的“汗血”问题；二是说考察的地区主要是伊犁河流域和中国新疆；三是说西方旅行家们当时曾在伊犁河流域和中国新疆都目睹了马匹的“汗血”情况；四是说“汗血”病当时曾蔓延到了伊犁河流域和中国新疆的各种马匹。据此，我们可以说，19至20世纪初，曾是伊犁河流域和中国新疆各种马匹“汗血”病的高发期。这也表明，马匹的“汗血”问题，已被人们的实地考察活动所证实了。

第四，指出当时汉朝正处于对马匹的高需求时期。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期，汉朝正处于上升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由于各种需要而经常征战，每年都要消耗大量马匹。在汉朝与其宿敌匈奴人的征战中，马匹起着主要作用。她还指出：“‘天子好宛马’。无论如何，汉朝政府也特别急需马匹以补充军马。因为在公元前121年至前119年对匈奴的战争，使它损失了2万多匹战马。”在这里，布尔努瓦主要是说，汉朝派遣李广利

^① 参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21日。

对大宛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即夺取宛马、补充军马，这是不正确的。

第五，简述了汉朝伐宛战争的概况。布尔努瓦说，在大宛国拒绝汉使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马的请求之后，汉朝对宛进行了“经过两三年的毫无成效的征战”（即第一次对宛战争）。此后，汉武帝又向宛派遣了6万大军，大兴问罪之师，还带了10万头牛、3万匹马和1万匹驮畜，又带了大量生活给养品、辎重（特别是弓弩）。汉朝全国处于战争动员中，实行了战争体制，一直到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为远征军提供了不易变质的食物。当到达大宛时，汉军只有3万多人了。接着，汉军对大宛城进行了长达40天的围困，改变了流向大宛城的河道，切断了水源，摧毁了外围城郭，进入了城堡区，屠杀了军事首领，继而大宛人四门紧闭，孤守待援。此时，大宛国政府向汉军提出了议和条件，要求答应，否则将浴血奋战，与城池共存亡。汉军经反复考虑之后，接受了大宛的议和条件，并派饲马专家们，在马圈里精心挑选了几十匹价值千金的良马，以及3000匹公种马和母马驮马，继而推翻了大宛国王，以一位亲汉的傀儡取而代之。汉人同新国王缔结了盟约，并且举行了歃誓仪式，战祸暂告结束，汉军班师。这是一次全面的胜利，但其后果也是毁灭性的：因为只有1万名汉军、1000多匹战马归国。^①

（三）伊朗学者对汗血宝马问题的研究

古代西域的安息国，后来的大食国与波斯国，都与当今的伊朗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异其名而同其国的国家，本是古代名马——波斯马的故乡。古代安息国与古代大宛国疆域相互连接，这一情况表明，波斯马极有可能与大宛国汗血宝马是同源异流的马种。

伊朗有一位学者，他曾对波斯马进行了一定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而在推测中提出了几点与中国古代史籍记载完全相左的说法。现在我们虽然无法看到他的全部研究成果，但从有关学者文章引文中了解到一些重要情况。他曾推测说：“从丝绸之路凿空之日开始，也就是公元前2世纪末前后，中国人就非常仰慕由贵霜王朝或安息王朝的人送给他们的第一批波斯马。第一批到达的这种牲畜在中国获得了一个‘汗血马’的别名。这一奇怪的名称可能是指其皮毛上的红斑，使用一个波斯

^① 以上所述五点，均见 [法] 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第11—12页、22—24页。

文术语就叫作‘玫瑰花瓣’状。当马的毛皮颜色很深时，其斑点就很鲜明，或反之，长‘玫瑰花瓣’状皮毛的马最受好评。如波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匹坐骑的情况就是如此。该坐骑是达斯坦（78—110年）的孙子——著名英雄鲁达斯塔赫姆（120—155年）的骏马。……传说中最著名的坐骑即为这种颜色，也就是血和火的颜色。传说中认为，马匹毛皮与其性格是相一致的。‘古人’认为，这样的马匹也具有火一般的性格，即以骠悍和疾速而出名。”^① 伊朗学者的上述推测，主要是以下几点：（1）在公元前2世纪末前后，由贵霜王朝或安息王朝送给中国的第一批波斯马，中国人将其称为“汗血马”；（2）“汗血马”这一奇怪名称，可能是指波斯马皮毛上红斑，波斯文术语叫作“玫瑰花瓣”；（3）波斯著名英雄鲁达斯塔赫姆（120—155年）的坐骑就长着“玫瑰花瓣”状皮毛；（4）传说认为，马匹毛皮与其性格相一致。“古人”认为这样的马匹也具有火一般的性格，即以骠悍和疾速而出名。

以上推测未必都十分客观，也无法令我们尽信。但它对于开拓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多方面了解国外对汗血宝马的研究情况，肯定是有一定帮助的。

（四）吕斯·布尔努瓦研究汗血宝马的新成果

法国著名丝路学研究专家吕斯·布尔努瓦，于1997年发表了《天马和龙涎——12世纪之前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一文。这篇文章在与汗血宝马相关的首蓿、大宛国都城与疆域等问题上，提出了和以往史籍记载不同的见解。

首先，对首蓿的始产地提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见解。在古代的中国史书中，均称首蓿由中国使者从西域带来，但从未提及具体始产地问题，而布尔努瓦在论文中则提出了使我国史学界为之耳目一新的见解。她说：“首蓿似乎原产于米底亚，这是伊朗一个地区的古名，恰恰位于里海西南，地处今伊朗的西北部，其都城为埃克巴坦那，即今之哈马丹。首蓿在那里大量生长，被认为是现存的最佳马草。希腊人称之为‘米底亚’草，该词已出现在公元前424年阿里斯托法纳的书中了。”并

^① [法] 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24页。转引自王立：《汗血马的跨文化信仰与中西交流——〈汗血马小考〉文献补正》，《文史杂志》2002年第5期。

说，据劳佛尔认为，苜蓿后来于公元前150年之前“很久就已经传入费尔干纳了”^①。布尔努瓦所提出苜蓿始产里海西南、伊朗“米底亚”的新见解，可以说为中国史学界揭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学术之谜。

其次，对大宛国都城（贵山城）及贰师城提出了与《史记》和《汉书》记载不同的看法。布尔努瓦在文章中指出：“在汉代，大宛的王治设于贰师（贵山城）。我们似乎可以把它比定为今之玛尔哈特村附近的遗址，地处今费尔干纳盆地东北的安集延州境内。”又说李广利率军第二次伐宛时，“于公元前102年包围了贰师城”^②。布尔努瓦在此所提出“贵山城”和“贰师城”为同一座城问题，是中国学者在近些年中尚未关注过的问题，现在提出来，将促使中国学者对其进行探讨。

第三，对大宛国疆域提出了新的说法。布尔努瓦在文章中说：“大宛国并非它地，正是费尔干纳的河谷地，或者更应该说是低洼地，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锡尔河上游。”^③据《汉书·西域传上》记载：大宛国东接乌孙，西临乌弋山离，北连康居，南靠大月氏。这说明，西汉时大宛国疆域并不很小，因此，布尔努瓦把大宛国疆域基本限定在费尔干纳盆地的“河谷地”“低洼地”与“锡尔河上游”，未免太狭小了。

三、汗血宝马问题研究的局限

在清初至1999年底初步研究汗血宝马问题阶段，国内外学者曾先后发表了若干有关汗血宝马问题的文章，有的还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把我国汗血宝马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今后汗血宝马问题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但如果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仔细分析，即可发现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其中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现略作述评：

首先，文章很少，未有专门著作面世。在清初至1999年初步研究汗

① [法] 吕斯·布尔努瓦著，耿昇译：《天马和龙涎——12世纪之前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第12页。

② 《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第12页。

③ 《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第12页。

血宝马问题阶段，所见国内学者文章不足十篇，其中有的仅只是大部头著作中的小片段。国外学者的成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所见仅有几个小片段。至于完整的著作则闻所未闻。

其次，所探讨问题大多限于汗血宝马“汗血”原因。据我国古代正史、博物志等文献记载和诗、赋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有关汗血宝马的问题很多，概括而言不下数十个，但显得突出、神奇者还是要数宝马的“汗血”问题了。这便成了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汗血宝马的东来，充分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大宛等国的友好关系，汗血宝马进入中原，还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汗血宝马文化。对于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中外学者都未能给予足够关注。

第三，对汗血宝马问题史料未能进行搜集整理。在这一阶段，虽有部分学者对汗血宝马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面虽然也有扩大，但未能广泛查阅资料，尤其未能收集整理有关史料，一般读者难以了解汗血宝马问题全貌，同时也使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局限性较大，所研究范围仅局限于“汗血”问题也就不足奇怪了。至于所提出一些观点需要重新考虑，那也成了很自然之事。